

经典会读

# 孟子

善养吾浩然之气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周生春  
编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學出版社

全國百佳圖書出版單位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经典会读：孟子 / 周生春编. —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 3

ISBN 978-7-308-09446-7

I. ①经… II. ①周… III. ①儒家②孟子—研究  
IV. ①B222. 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65367号

## 经典会读：孟子

周生春 编

---

出版统筹	黄宝忠
责任编辑	葛玉丹
文字编辑	陈佩钰 (yukin_chen@hotmail.com)
封面设计	林墨白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07) (网址: <a href="http://www.zjupress.com">http://www.zjupress.com</a> )
排 版	杭州林智广告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云广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6.5
字 数	396千
版 次	2012年3月第1版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9446-7
定 价	38.00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发行部邮购电话(0571)88925591

善养吾浩然之气



## 序言

儒者当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志，和经世济民之才。企业界人士要成为儒商，提高自己的素质，当从读书入手。读书应从经典开始，读经以会读方式为佳。基于上述认识，浙江大学儒商与东亚文明研究中心成立伊始，即在新加坡万邦集团的大力支持下，邀请多位国内外优秀学者来浙江大学，主持经典会读，共同探讨经典微言大义。

自二〇〇六年十二月以来，经典会读大致每月举行一次，每次为时一天。由一至两位学者主持，参与者为注重文化、关切政治、参与社会，追求理想之精神、寻求人生之意义，具有终极关怀精神，好学并乐在其中的学者、企业家以及社会各界精英。会读按照解释学的原则和学术规范，通过重头至尾、逐字逐句的文本阅读，和人人参与、富于创意的深度交流，来探讨并发现传统经典的现代价值与意义。经典会读的主要目的是让读过的人温故而知新，让没有读过的人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中产生新的想法。总而言之，读经典的目的是发现它的现代意义。

现在展现在我们面前的《经典会读：〈孟子〉》，即是以会读录音为基础，经整理修订而成的最终成果。《孟子》一书是孟子的言论汇编，由孟子及其再传弟子共同编写而成。此次《孟子》的会读共分为五场，由浙江大学哲学系孔令宏教授（序说、梁惠王上下）、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束景南教授（公孙丑上下），浙江大学中文系林家骊教授（公孙丑下、滕文公上下、离娄上下），浙江大学哲学系张家成副教授（万章上下）、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关长龙教授（尽心上下）主持，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作为参考资料。

迄今为止，会读的文本还有《大学》、《中庸》、《论语》、《周易》、《老子》、《礼记》、《孙子兵法》、《黄帝内经》、《史记》等。根据朱熹四书的提法，我们先对《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会读录音进行整理，列入“儒商与东亚文明研究中心经典会读丛书”，衷心希望该套丛书的出版，能进一步引起人们对儒家经典的现代价值与意义的关注和探讨，使更多的人了解和认同儒家传统的现代价值与意义。是为序。

周生春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八日

003



# 目 录

离娄下	离娄上	滕文公下	滕文公上	公孙丑下	公孙丑上	梁惠王下	梁惠王上	孟子序说
335	295	258	235	173	082	054	024	007
	后 记	附 录	尽 心 下	尽 心 上	告 子 下	告 子 上	万 章 下	万 章 上
	519	515	492	412	399	385	369	357

孔子言语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语句句是事实。

《孟子》一书，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养性，收其放心。至论仁、义、礼、智，则以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为之端。论邪说之害，则曰“生于其心，害于其政”。论事君，则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国定”。千变万化，只说从心上来。人能正心，则事无足为者矣。

## 孟子序说

《史记·列传》曰：“孟轲，驺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鞅，楚、魏用吴起，齐用孙子、田忌。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孔令宏：《孟子》在中国儒学史上的地位非常高，不过这也有其发展的过程。一般来说，是从唐代开始，孟子的地位才得以提升。而在唐代之前，荀子的地位比孟子要高得多。那么，为什么到了唐代，孟子的地位会抬高呢？现在比较流行的一种解释是因为孟子比较注重心性之学，而心性之学是形而上的哲理贯彻到形而下的现实的一个过渡、一个桥梁。如果没有心性之学，那就要借助形而上的哲理体系来解释儒学所倡导的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可能就不是非常完备。中唐之前，儒学在儒、释、道三教竞争中处于劣势。比如，佛教到唐代已经出现了天台宗等宗派；而道教的老庄哲学，在东汉到唐代这段时间也一直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在这种情况下，为

了提升儒学的哲理思辨水平，把佛、道比较擅长的心性思辨方面的内容有机地吸收改造，纳入到儒学当中来，就必须宣扬孟子所谈的心性的内容，用孟子的东西作为发展儒学的载体，以使儒学振兴。也就是这样，孟子的地位开始被提高。而到了朱熹，则是一个顶峰。孟子被称作亚圣，在儒学的地位仅次于孔子。结合这个背景，我们今天就从朱熹写的《孟子序说》开始谈。那么以上是第一段，大家有没有问题？

周三一： “迂远而阔于事情”？

孔令宏： “迂远”就是比较迂腐，空谈大道理。

曹正汉： “与万章之徒”？

孔令宏： 万章是孟子的弟子。

周生春： “万章之徒”，就是万章等人的意思。

孔令宏： 这一段话后面三句话其实解释了“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鞅，楚、魏用吴起，齐用孙子、田忌。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然后又讲“序《诗》、《书》，述仲尼之意”，即把孔子的思想进行发扬光大。后面朱熹注释，韩子曰：“孟轲之书，非轲自著。轲既没，其徒万章、公孙丑相与记轲所言焉耳。”因此，《孟子》是由孟子的弟子万章、公孙丑所记的，不是他本人所写的。

**关长龙**：我觉得这一段是当时的背景。“秦用商君”指的是在战国晚期，秦孝公任用商鞅实施变法。而商鞅变法后，秦国变得强大起来。于是其他各国也纷纷效法：楚国和魏国启用吴起，吴起和商鞅一样都是法家的；齐国启用孙子、田忌，他们是兵家的，而实际上那时兵家也很讲策略，接近于法家。在这样的氛围下，齐宣王也想模仿齐桓公的做法，看能不能把国家振兴起来。齐宣王还是位比较开明的帝王，他设立了稷下学宫，把当时天下有名的学者、有一些特别想法的人聚集在一起，给他们俸禄，让他们在学宫里提意见以供国君来参考、治国。这有点像蔡元培当年在北大的做法。荀子是稷下宫里面最晚的一个老师，荀子之后，稷下学宫基本上解散了。而稷下学宫里的学者中，孟子可能是比较牛的一个人：我的意见你不听，你不听我就不说了，我就走了——孟子就是这样一个傲视王侯的人。当然，这与闵子骞的“礼有来学，而无往教”有关，你不来向我请教，我去教你，你肯定不听。当时孟子教化君王，虽然建议很好，但是拿到现实一做，不能马上见到成效，所以《史记》会说孟子比较“迂远”。

**周生春**：我简单讲一下背景。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而后，战国七雄的格局逐渐形成。那个时期，各国都想富国强兵，于是纷纷变法。首先是魏国用李悝、吴起变法，魏国强大起来以后，又被另外两个新兴的国家打败，一个是西面商鞅变法的秦国，另一个是东面用孙臧的齐国。于是霸权实际上就落到秦、齐两国，当时秦的国君是秦孝公，齐是齐宣王。再往后，齐国变得非常强大，灭燕吞宋。所以那个时代非常强调富国强兵，改革变法，这样整个背景就对应起来。而齐国孙臧、田忌这些兵家，都是那个时候强调富国强兵、实施变法的人。

曹正汉：这跟现在好像有一点相似，必须竞争。只不过现在的地区竞争叫做招商引资。但那时孟子他们觉得各国不讲尧舜之道，就像现在有一批学者，说地区只管招商引资，不讲宪政。

周生春：春秋的时候还比较讲仁政，讲仁义，至少还有礼。到了春秋末年，时局动荡，再经过战国初期一系列变革，就不讲仁义了，只讲力量。所以齐宣王就认为孟子“迂远而阔”，不符合改革需要，不能富国强兵。现在只讲利，不讲义，那个时候也是这样。所以孟子在开篇《梁惠王上》就提出“何必曰利”，这个“义”是大义。

韩子曰：“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

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与扬，大醇而小疵。”

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门弟子不能遍观而尽识也，故学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后离散，分处诸侯之国，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远而未益分。惟孟轲师子思，而子思之学出于曾子。自孔子没，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故求观圣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

又曰：“扬子云曰：‘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夫杨、墨行，正道废。孟子虽贤圣，不得位。空言无施，虽切何补。然赖其言，而今之学者尚知宗孔氏，崇仁义，贵王贱霸而已。其大经大法，皆亡灭而不救，坏烂而不

收。所谓存十一于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无孟氏，则皆服左衽而言侏离矣。故愈尝推尊孟氏，以为功不在禹下者，为此也。”

孔令宏： “韩子曰”就是韩愈说。从“韩子曰”到“故愈尝推尊孟氏，以为功不在禹下者，为此也”都是在说孟子的地位。朱熹借用韩愈的话对孟子进行定位，这种定位可以说是代表了宋明新儒家的看法。尧、舜、汤、文、武、周公、孔子之后，就是孟子了。而在儒学的地位，孟子仅次于孔子。然而“轲之死，不得其传焉”，为什么不得其传？“不得其传”的真实状况是什么？“苟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然后“苟与扬，大醇而小疵”，为什么这么说？

关长龙： 一般讲到汉代，只提扬雄，不提董仲舒。另外，从心性说这个角度来说，王充也提出过类似的理论。但是韩愈在这里都没提，这有点奇怪。

孔令宏： 我认为韩愈是用他自己的标准在进行评判。而他的标准问题，可以从“苟与扬，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看出，他认为这两个人吸收了别的东西，理论显得比较杂，没有纯粹地站在儒学的立场上来讲。另外从实际情况来说，孟子之后，儒学的继承和发展重任就落到了汉代的董仲舒身上。但是我们知道，董仲舒的思想里面主要讲天人感应论，有了宗教性的意味，有些偏离正统儒学。董仲舒以后，就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那个时代讲究玄学，而玄学是一个儒道交融的产物。再后来的隋唐，虽然也做了一些倡导儒学的努力，但应该是提口号提得比较多，在儒学理论建构方面，

确实不太多。所以朱熹会说，“轲之死，不得其传”。接着提到孟子批评杨、墨，并且坚定了儒学的立场，所以“功不在禹下”，这是他们推尊孟子的一个重要方面。

或问于程子曰：“孟子还可为圣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圣人，然学已到至处。”

程子又曰：“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仲尼只说一个志，孟子便说许多养气出来。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又曰：“孟子有大功于世，以其言性善也。”

又曰：“孟子性善、养气之论，皆前圣所未发。”

又曰：“学者全要识时。若不识时，不足以言学。颜子陋巷自乐，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时，世既无人，安可不以道自任。”

又曰：“孟子有些英气。才有英气，便有圭角。英气甚害事。如颜子，便浑厚不同。颜子去圣人只毫发间。孟子大贤，亚圣之次也。”或曰：“英气见于甚处？”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见。且如冰与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温润含蓄气象，无许多光耀也。”

孔令宏： 我个人的理解，这段话概括地讲了朱熹对《孟子》这本书核心要点的一个理解，分别是“仁义”、“性善”、“养气”，然后对孟子的评价就是“英气”，这个“英气”怎么理解？

翁 媯： “学者全要识时。若不识时，不足以言学。”这是说学东西是要看其时代背景的。同理，认识一个人也要看他的时代背景，后面那段，通过比较想说明孟子的什么？

孔令宏： 孟子说过，五百年之后有一个圣人，言下之意这个圣人就是他自己。对比最后一段的评述，我们可以知道，从朱熹的角度来说，“有些英气”应该是稍微有点张狂的意思。

关长龙： 后面的评价认为颜子比孟子还要高明，但是为什么后世对颜子没有讲很多，也没有特别突出？那是因为颜渊那个时候有孔子在，因此颜渊不可能也不会太张扬。而如果孟子也处在孔子的时代，也不会那么张扬，就像颜子如果处在孟子时代就会张扬。我觉得后面一段讲的是这个意思。

翁 媯： 太阳在的时候，月亮的光芒就被掩盖许多。

杨氏曰：“《孟子》一书，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养性，收其放心。至论仁义礼智，则以恻隐、善恶、辞让、是非之心为之端。论邪说之害，则曰‘生于其心，害于其政’。论事君，则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国定’。千变万化，只说从心上来。人能正心，则事无足为者矣。《大学》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诚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后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欧阳永叔却言‘圣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谓误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尧、舜所以为万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谓率性，循天理是也。外

边用计用数，假饶立得功业，只是人欲之私。与圣贤作处，天地悬隔。”

**孔令宏**：这一段话比较集中地体现了朱熹对《孟子》一书宗旨的看法：就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养性，收其放心”；然后谈到仁义礼智，就是把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作为这些的发端；论邪说之害，则曰“生于其心，害于其政”；论事君，则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国定。千变万化，只说从心上来”。在最后把这些概括为“性善”、“率性”。这种看法是朱熹对孟子的理解和其注解《孟子》的指导思想。一般来说，对某个东西作解释都有注者的基本立场。就像对于《孟子》，比较系统的注解就有几个版本，有《十三经注疏》的方式，也有道家立场的注解方式和佛教立场的注解方式。立场不同，注解的方式也不同。因此，朱熹的解释也只是从他自身的角度出发而已。

**曹正汉**：但不管朱熹怎么理解，都只能是一个大致上的说法和做法。孟子讲“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国定”，都只是说说而已，怎么可能真的去“格君心之非”呢？君想欺负老百姓，难道就要格君的心？而实际上能做到的，也只能是约束他的行为而已。然而要怎么约束他的行为？“千变万化，只说从心上来”。

**孔令宏**：朱熹的意思是：孟子只是有“格君心之非”的想法，而没有采取具体行动。然而实际上，孟子应该比这个更进一步，比如在后面我们会看到，孟子认为，做皇帝的应该做得像皇帝，你要做得不行，可以把你推翻。后来到明代的时候，明太祖朱元璋把这个删掉了，这个就不只是格君心之非。但是朱熹本人这样做了，他

在宫廷里面当官的时候，唠唠叨叨跟皇帝讲这些东西，后来皇帝厌烦了，就把他赶出去了。

**曹正汉**：在我看来，去打江山的人潜意识里就是想鱼肉百姓、去做皇上，因此做皇上的目的肯定是想多吃肉，否则何必提着脑袋去打江山呢？

**关长龙**：另外一个问题，皇帝已经坐江山了，但如何把天下管理好，让四夷来朝拜呢？以北宋王安石和宋神宗的事情为例：宋神宗当时想让王安石做宰相，王安石说不行，我们要先学习。宋神宗没办法，就跟着王安石学，学了一年的儒家学说，然后王安石才接受宰相的任命，开始变法。而宋神宗在整个变法的过程中也是真正地尊重王安石，支持变法。我觉得这就是“一正君而国定”。其实中国很多事情都是领导一拍板就定了，如果领导觉得这个事有道理，他才会做。因此，王安石先让宋神宗学习儒学，让他觉得儒学有道理，这样宋神宗后来才会真正实施仁政、支持变法。

**曹正汉**：我觉得这一套学说，用在企业里面可能比用在国家治理上更有价值。把“君”理解为企业的所有者，也就是老板，“国”理解成企业。那么，企业要管理好的话，当然要“一正君而国定”。

**周生春**：这一段话有它特殊的一个背景。宋儒理学家之所以讲这段话，是因为他们的时代需要。整个宋代有这样一个政治背景，就是统治集团有一个共识：天子和士大夫是共治天下，而不是由一